

黄凌 著

进退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进退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 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进退 / 黄凌著 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1.6

ISBN 978-7-5399-4295-7

I. ①进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30572 号

- 书 名 进退
著 者 黄 凌
责任编辑 黄孝阳
责任校对 张松寿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
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开 本 718×1000 毫米 1/16
字 数 380 千
印 张 20.75
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,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4295-7
定 价 29.80 元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第一章：荣归故里

1

刘向东鬼笑一下，神秘兮兮地说：“啥事？天知地知我知你不知。真想知道？让我一语道破天机？不可能。天机不可泄露啊！”说罢又鬼笑一下，说：“你大局长管我家事是不是管的有点宽，越权了？就说你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，也不能管我屙屎放屁吧？家事事事。真没办法，早没事晚没事偏偏这个时候有事，真的不怨我懒驴上套屎尿多。要怨就怨你为啥这个时候找我的事。到现在我才明白‘不打勤不打懒专打不长眼’这句话的深刻内涵了。潘局长，要不要我给你解读一下？”

第二章：上个台阶

37

赵进科也是“酒精考验”的优秀干部，也深知官场的潜规则中的一句话叫做“革命不是请客便是吃饭；不是请客就是送礼”，也知道“下会场上酒场，闪亮登场；进楼子搂婊子，官场骄子”是给某些官员的画像。领导干部总是在赶酒场赴饭局，有时一顿饭要跑几个饭店去应酬几拨客人。酒场是官场的一个场，在这个场子里能左右逢源，游刃有余，推而广之，整个官场也会呼风唤雨。某种程度上讲，官职是喝出来的，红顶子是用酒精泡制的。

第三章：化险为夷

73

南山神算端着水杯，低着头，嘴左右晃动，吹着水面上那厚厚一层的茶叶。吹三下，把茶叶吹到一边，然后，嘴照着无茶叶漂浮的水面，咻溜一下，喝一口，就是不说话。偶尔一片茶叶进嘴，他细嚼着，嚼半天，也不吐，就一口水咕咚一声，凸出的喉节上下蠕动两下，嚼碎的茶叶就进了肚。半杯茶水进肚后，他轻咳一声，抬起头来，问：“谁个要算呀？”雷书记看了看左边的叶丽，又看了看右边的赵强，用眼睛寻着答案。叶丽看一眼赵强，赵强点了点头。于是，叶丽指了指赵强，对南山神算说：“是这位先生。”

安佳琪伸出长舌头，给赵进科扮了个鬼脸，然后说：“听见又咋啦？我说的是大实话，过去我们是你手下的兵，现在还是你手下的兵，错啦？道不同不足为谋嘛。咱是搞团团伙伙？飞雁姐我没说错吧？”马飞雁平静地说：“现在虽然说搞五湖四海，可实际上，谁不拉山头？人之常情，官场之道，不必当真。走，吃饭去，我肚子早就在闹革命了，不‘小恩小惠’喂喂它，它就要起来造反了。”说罢，推开门，在前边带路，离开了办公室。

赵进科死狗一般四肢伸开仰卧在床，回味着那并不久远的温情。忽然有个东西硌了他头一下，掀开床单，一个半旧的硬皮笔记本暴露在褥子上。赵进科拿在手上，翻了几页，上面写满一串串数字和圆圈、半圆、三角，如同地图图例之类的符号与姓氏、地名。这引起了赵进科极大的好奇，上面到底记的什么？是不是也像一些腐败官员是受贿的记录？赵进科翻着，猜想着。赵进科先入为主地让叶丽对号入座，越对越像。“08、6、5”，是不是指2008年6月5日？“石，江河，2W”，是不是指江河市姓石的人送给她两万元？“高①，∠”，这又是何意？

赵进科赶紧上前给潘正秋倒了一杯水，嬉皮笑脸地劝潘正秋喝几口润润嗓子消消气，然后，讥笑着说：“嗓子眼气坏了，怎样夸夸其谈地给大家作报告？怎样颠倒黑白、不分青红皂白地熊人？快喝点水，嗓子冒烟了吧？潘局呀，‘多歇歇别太累，到时吃按点睡。看上就买甬嫌贵，决不和环境来作对。得空与友聚聚会，既有清醒也有醉。能挣钱会消费，生活才算有滋味。’”说罢，故意翻了翻老板桌的抽屉，然后，猛一推抽屉，合上，摊开两手作无奈状，有点气急败坏地说：“真他娘的邪了门了，前天买了一盒金嗓子喉片不知弄哪儿去了，是不是老鼠捞跑了？要不，我去药店给你买两盒？”

第一章 荣归故里

1

潘正秋本想着今天亲自到省城迎接赵进科回局的，因昨天酒喝过了量，今天又睡过了点儿，而且起床后仍晕头昏脑，满嘴酒气，两腿发飘，胃隐隐作疼，浑身不自在，得去医院打点滴。所以，不能前往。

但是，昨天酒桌上满口答应了叶丽副主任，向赵进科许了诺，大包大揽、信誓旦旦地说要像迎新娘子一样，八抬大轿把赵进科从省城抬回江河市，而且要“杀牛羊，备酒浆，开开城门迎赵郎”，像迎李闯王一样，红旗招展，张灯结彩，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夹道欢迎赵进科衣锦还乡、凯旋归来。还伸出右手装模作样地大拇指在其他四根指头上自上而下地掐着，嘴里念经般子鼠丑牛寅虎卯兔地嘀咕着，掐指一算说明天就是个不易动土却易迎接新人的黄道吉日，也应了“七不出门八不回家九走顺溜溜”这句老话。因为第二天阳历是九号，农历是初九，九九归一回家去。

酒散摊儿的时候，他拉着赵进科的手恋恋不舍、难舍难分、情真意切地说，明天一定来接赵进科，让叶主任作证，让赵进科静候佳音，一言为定，不见不散。说着伸出右手、支叉着五根指头，比了个老鳖，发誓赌咒说：“谁食言谁是这个！鳖孙！”意思是说如果自己说话不算数，就是个鳖，鳖孙的鳖。从另一面讲，就是自己一定说话算话。这种赌咒法不比“哄你我是你儿”轻多少。那种真诚劲，就差像孩童一样，小拇指钩小拇指，说“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，谁变谁是大坏蛋”，或者赌咒说“谁哄你谁是小狗”了。

这些话虽是酒后之言，但并非酒后失言。酒后往往吐真言，而且酒壮英雄胆。这些话是潘正秋借酒向叶丽和赵进科表的决心。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泼出去的水，覆水难收；说过的话，不能食言，不能说话不算话。当官不能无威信，做人不能没诚信，交友不能不守信。人无信不立嘛！一个言而无信、背信

弃义、不守信用的人，谁还愿意与你打交道，谁还看得起你？所以，潘正秋又觉得不亲自往省城跑一趟不合适。

不管是卖嘴子说漂亮话、逢场作戏故意表演，还是被逼无奈、逼上梁山，总归是没有退路的。没有退路，就无处躲藏、无路可逃，只有一条道：向前，向前。今天，无论遇到什么情况，哪怕下刀子，下黑雪，也得板上钉钉、说一不二、雷打不动地去接赵进科，除非天塌地陷，遇到了天灾人祸。虽说雷厉风行不是潘正秋的性格与风格，但今天非得说风就是雨不行，不然，他无脸再见叶丽副主任，也无法给赵进科一个交代。这就涉及他的人格。如果给人一个说话不算话的“大忽悠”印象可不是什么好事儿。官声即名声，名声即人品。官场上的人，看重名声，同样看重官声，希望给人的印象是：自己是个好官，一个左右逢源、高低都看得着、让人跷大拇指的翘楚之官。

潘正秋来到办公室，琢磨着接赵进科这小事一桩又非同小可的事情，运筹帷幄，精心谋划。马飞雁像“早请示晚汇报”那个年代的人穿越时空重生到今天一样，一看潘正秋无精打采地进了办公室，就如同跟屁虫一般的小丫鬟，习惯性地亦步亦趋地跟了进去。

她闻到潘正秋仍满身呛鼻子的酒气，像小花狗嗅客人的脚面一样，吸了吸鼻子，又闻闻，再吸吸鼻子，然后用纤纤玉指作扇，频频地朝鼻处扇着，边扇边嗔怪：“难闻死了！昨天特逞能，给你一直使眼色，就是视而不见。要是听我的话，要点滑，撒点酒，至于喝那么多酒？酒多伤肝。”说罢，从书柜里找出蜂蜜瓶，给潘正秋冲了一杯蜂蜜水来解酒，以减轻其胃的疼痛。

马飞雁看韩剧学到这个生活小常识后，不再买香蕉给潘正秋解酒，换成了冲蜂蜜水。正如嚼花生米或茶叶可以消除吃大蒜引起的难闻口气一样，吃香蕉、喝苹果汁、生姜水冲鸡蛋、喝蜂蜜水可以解酒。书柜里那瓶蜂蜜是马飞雁特意为潘正秋准备的。潘正秋应酬多，经常喝醉。很有心计的马飞雁就托人给潘正秋弄来一瓶纯野蜂蜜。女人是生活的细心人，对生活常识不但注意积累，常常学以致用，来丰富生活，提高生活质量。许多女人都是“百事通”、“百事可乐”。聪明伶俐的马飞雁处处留心皆学问，脑海里就有一本生活常识小百科。这样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女人是可爱的。可爱的女人人见人爱。潘正秋觉得马飞雁特别可爱，就靠近她，慢慢就“据为己有”了。

马飞雁用嘴不停地吹着热气腾腾的蜂蜜水，吹了十几口，小嘴轻抿，浅尝辄止地试了试水温。水不热不凉，正好喝。像喂婴儿似的，她把水递给潘正秋，轻声细语地说道：“不烫嘴了，喝两口，解解酒。”然后，王婆卖瓜说，“这是‘女儿红’，很好的醒酒汤呢！”

潘正秋接过水杯，给了马飞雁一个感激的眼光。马飞雁察言观色地看着潘正秋喝水，并插话问潘正秋今天是否能成行。潘正秋知道自己狗改不了吃屎，喝酒上性，没有节制，喝成了熟醉。况且，昨天是特殊场合，不喝多行吗？喝



多虽然出洋相，但表示对领导有诚心。有句顺口溜不是说“能喝一两喝二两，这样的干部要奖赏；能喝半斤喝八两，这样的干部要培养；能喝一扎喝两扎，这样的干部要提拔；能喝一捆喝一筐，这样的干部最吃香”嘛。反正是，“革命的小酒天天醉，该喝不喝也不对！”

他没理睬马飞雁，跷起二郎腿，细品着满杯的蜂蜜水，若有所思地望着窗外那蓝蓝的天空，脑海里“四海翻腾云水路，五洲震荡风雷激”起来。俗话说，会工作的领导讲究的是统筹兼顾弹钢琴，轻重缓急一盘棋，到哪山上唱哪歌，举轻若重，举重若轻。顾头不顾屁股，眉毛胡子一把抓，忙而无序、乱而无章，不是智者所为，也不是一个成熟领导的作派。目前潘正秋身体有恙，固然可以强打精神、抱病前往，感动感动赵进科，但不能不要命，也不想让赵进科看到他那一副病怏怏如霜打的茄子样儿。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公而忘私，身体为要。没有好的精气神，见了赵进科好似如丧考妣，一副苦大仇深、愁眉苦脸、无精打采的样子，赵进科心里肯定不痛快，会认为你潘正秋并非诚心诚意来接人，是心不甘情不愿。

思量再三，潘正秋只好“忍痛割爱”，把好事让给别人。总不能一泡屎屙在野地里，让狼吃不让狗吃。他决定把接赵进科这一光荣任务神圣使命交给马飞雁。马飞雁是自己的心腹与得力干将，她办事总是滴水不漏，让人放心。

对马飞雁来说，去接赵进科算得上是一件美差，是她巴望着想去的。美就美在，她可以借此机会来表现表现自己，或者说给了自己一个将功赎罪、改变赵进科对她印象的机会。之前，马飞雁一直怀着取代赵进科综合处长的政治目的、不良企图，并进行了实质性操作，弄得赵进科人仰马翻、丢盔弃甲，小河口里翻大船、牛蹄印里淹死人。赵进科对她恨得咬牙切齿，恨不得抽她的筋、剥她的皮，把她千刀万剐，不然，不足以解他心头之恨。谁知，赵进科大难不死，傍上了省上的高官，时来运转。很有政治眼光与政治头脑的马飞雁后悔“当初”、愧疚“自作聪明”了一番之后，决定洗心革面，挽回局面，梦寐以求地想与赵进科恢复关系，“破镜重圆”，重归于好。为官是一时的，做人是一世的。月有阴晴圆缺，人有悲欢离合。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。风水轮流转。所以，人不能小肚鸡肠、鼠目寸光，要放眼未来、放眼世界。官场上，没有永远的朋友，也没有永远的敌人。一切都是政治的需要、利益的争夺。正如《三国演义》开篇之语“话说天下大势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”所言，同朝为官，也会打打闹闹、哭哭笑笑，当面喊哥哥，背后掏家伙。你看纪晓岚与和珅，一会儿红脸，一会儿笑脸，一会儿踢脚，一会儿握手，两人“在战斗中成长”、在“烈火中永生”。历史人物如此，当下的人也一个样子。“其兴也勃焉，其亡也忽焉”。政权难以跳出黄炎培老先生所指出的兴衰“周期率”，古人今人，男人女人，其人性是相通的，也会有成功与失败、高潮与落潮、行运与背时、得志与失意的时候。所以，在官场上摸爬滚打有些日子的马飞雁洞穿了官员那点



破“官经”，“世事洞明”、“人情练达”般的要与赵进科套近乎。

听说潘正秋派自己去省城接赵进科，欣然受命，用调皮的口气向潘正秋表态：“保证不辱使命，完成任务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赵进科，决不让他少半根毫毛。若有半点闪失，拿我是问。”潘正秋微微一笑，算是回答。

临行前，马飞雁犹豫了，多了个心眼儿。

光有热情不行，还得把好事办好。官场上很讲究“门当户对”，兵对兵、将对将。不是一个级别的不能平起平坐，正如一个家族的辈分儿，若差了辈儿，就是分不清大小、不知天高地厚的不清头。她一个副处长，仅仅主持综合处的工作而已，孤身去接赵进科显得不够规格，也会遭到人们“拿钱不多管事不少”这样的口舌与白眼。家有家长，局有局座，猴有猴王，羊有羊头，龙有龙首，你小小一副处长算哪门子的？就算你是局长红人、局长心腹，与潘正秋关系再好，也得懂规矩，不岔道呀。况且，你曾是赵进科的兵，拿某人的黄段子说，你是赵进科下面的人，是赵进科的人。想与赵进科平起平坐？赵进科会不会说想你牙疼想你屙血？再说，迎接赵进科，并不是说非得像迎娶新娘子那样兴师动众、劳民伤财、显摆张扬，但也不能不冷不热不温不火，怠慢赵进科。怠慢是不尊重人格，是不诚心的表现。潘正秋有言在先，让赵进科停职检查是错误的决定，要恢复赵进科的名誉，还赵进科一个清白。为表诚心，除了下发红头文件撤销对赵进科的处分决定外，还表示亲自到省城请赵进科回局。局长身体不舒服，其他领导可以代劳。正局副局长都是局，都代表局班子局领导局组织。一个局长不去，是按什么规则出牌？

一番深思熟虑后，马飞雁直言不讳地对潘正秋说：“局座，还是公事公办的好。稻田里的稗子，我算哪棵苗？鱼盆里的螃蟹，我算哪一路？我一个小老百姓，既不是局长，又不是副局长，裤裆里塞气球，我充什么大蛋？猪鼻子插葱，我装什么大象？局座，不是我马飞雁不愿跑腿，这趟腿我不能跑。我何德何能担此大任？不在其位不谋其政，人微言轻嘛！”

潘正秋把眼一瞪说：“派你去难道不是公事公办？咋啦，嫌自己不是局长？当了局长能去不当局长就不能去了？你这不是要挟吗？这是政治任务，有什么好搞价还价的？想当局长也得慢慢来嘛，一口能吃出个胖子来？梅花香自苦寒来，宝剑锋从磨砺出。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。”

看潘正秋没理解自己的意思，马飞雁两眼一挤，脸上的酒窝堆满笑意，开导说：“局座，我不是那意思。谁急哇哇地想当局长了？”说罢，停了停，深情地望潘正秋一眼，又说：“要说，咱不去接，赵进科也会回来，他不缺胳膊不缺腿更不缺心肝眼儿，有班车，还可以打的，只要想回，就是爬也能爬回来，又不是十万八千里！关键的是，赵进科看的是你的诚意与态度、姿态，如果冷落了他，或许以后会刁难你、跟你过不去。你不能去，可以向赵进科解释清楚，他也不是麻木不仁，但是几个班子成员一个都不去，如何解释？要想公道打个



颠倒，换位思考一下，换作你，你怎样想？人心都是肉长的，将心比心，也得站在赵进科一边想想。”

固然，当下是公家权力部门化、部门权力个人化，许多事是公事私办、私事公办了，但接赵进科非同寻常，必须慎之又慎。已经把赵进科得罪得不轻，不能再雪上加霜，犯同样的错误。固然，在内心深处恨不得把赵进科打入十八层地狱，让他永不得翻身，永不见天日，但，此一时彼一时，今天的赵进科非昨天的赵进科，对待赵进科的政策也得由拒之门外向拉拢亲近上转变。这叫工作重点转移。不是赵进科多牛，是赵进科靠的大树牛，得罪不起。什么是狐假虎威？什么是打狗看主人？此一时彼一时嘛！官场上的人家伙不家伙不是说你这个人多么了不起，了不起的是你的位置，是你屁股底下的交椅。把头上的乌纱帽一摘，或许连个普通老百姓都不如。赵进科现在有光环在身，就像孙悟空给他师傅划定的保护圈，是碰不得的。潘正秋并不是眼不明之人，不想拿政治前途开玩笑，硬着头皮也得讨好赵进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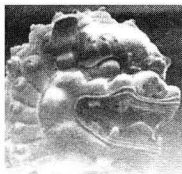
所以，马飞雁一出主意，潘正秋觉得马飞雁言之有理，也感到自己对事漠然、虑事不周、处事草率、办事不爽。当然，也感到赵进科实在的行径可恶、手段可恨、面目可憎。心想，你小子是老子手下被整得鼻青脸肿、丢盔弃甲的残兵败将，把你小子打翻在地，没再踏上一只脚，留你小子一条狗命，就是对你高抬贵手、网开一面了。这已经够意思了，别小人得志！在老子跟前不服服帖帖早晚要让你好看、收拾你，跟老子斗，你乳臭未干的黄毛小儿还嫩着呢。没想到，你他妈的神通广大地傍上叶丽那个老不要脸的老女人、母夜叉，摇身一变仿佛成了钦差大臣，让老子看你脸色，真他妈晦气。唉，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，忍一时之气，方得长远顺心。

潘正秋轻轻叹了一口气，有气无力地说：“要不……让王局长去吧，反正他也没啥事。既然嫁给了人家，还怕人家的家伙粗？不接回赵进科下不来台啊！”

潘正秋本想让安佳琪去的，安佳琪曾是赵进科的部下，而且还是赵进科的一员“爱将”。某种程度上讲，赵进科翻车走麦城也是为了保安佳琪。“月是故乡明，人是旧人亲”，念及旧情，不看僧面看佛面，再有一肚子意见，赵进科不便说什么。没想到，安佳琪出差还没有回来，鞭长莫及。只好让王文勃顶上去。

从班子排位上看，王文勃是二把手，也可以理解为常务副局长，协助局长处理日常事务，他曾主持过局里工作，也算个“准局长”，在班子的“三角演义”中，曾想借用赵进科的“影响力”借力打力，而且在与潘正秋的斗争中，想联安佳琪以抗潘。因赵进科跟安佳琪走得近，而且誓死保护安佳琪，王文勃拉拢过赵进科，而且现在“倒潘”的贼心不死，赵进科还可以当他的“枪”，为其冲锋陷阵当炮灰。他去正好可以趁机表现一下，在背后说说潘正秋的坏话，煽煽阴风，点点鬼火，给赵进科灌点迷魂汤，在“谋反”上好助自己一臂之力。

潘正秋是这样想的，心想，你姓王的比邪教头头还坏，想让赵进科成为某



某功的忠实信徒，没门！但，转念又一想，让他好好表现去吧，一表现说不定就露出了狐狸尾巴，便于抓住他的把柄，好反戈一击，置他于死地。人得意时容易忘形，一忘形，不由自主地就手之舞之足之蹈之，一不小心就会马失前蹄，露出马脚。

没想到，王文勃一反常态，嘴像打机关枪似的说：“在你眼里，我不就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嘛，不就是三十晚上打只兔子有我没我都中嘛。不去不去坚决不去。现在想起我了，早干蛋事去了？再说了，当初赵进科去进修送都不送，让人家如丧家之犬夹着尾巴灰溜溜地逃走。现在去卖好使乖了，前后反差也太大了吧？做人也不能太势利眼了吧？要是我，接也不回，我的脸没有那么贱，丢不起这个人。谁愿意去谁去，反正我不去。”

潘正秋眼都快气绿了，肺都快气炸了，没想到王文勃关键时刻来了这么一手，真没素质，太缺乏大局意识了，只会打自己的小算盘。简直就是“十八子”干部——“装的是样子，混的是日子，保的是位子，上的是场子，下的是馆子，圆的是肚子，练的是胆子，搂的是婊子，哄的是娘子，享的是乐子，霸的是车子，占的是房子，把的是章子，盯的是票子，蹲的是号子，吃的是枪子。”他真想脸红脖子粗针尖对麦芒地骂王文勃一个狗血喷头，心想，你个王八羔子，不去就不去吧，唱什么对台戏？老子上任以来，你他妈的一直跟老子作对，一天没消停过。你白白主持了一段局里工作没当上局长，是组织部门的事儿，也是你自个的事儿，不怪怪自己，拿我当什么出气筒？算什么玩意儿！但又一想，跟这样的小人当面锣对面鼓地动粗有失身份与风度，宁与聪明人打一架，不和糊涂蛋说句话，而且现在身体正难受，没气搭理他。

于是，潘正秋看了一眼王文勃，不动声色地说：“求神不如换人，活人还能让尿憋死？你不去，总会有人去的。少了谁地球都会照样转。少一个人，说不定地球转得更快。”说罢，就让姚秘书通知刘向东，让刘向东带着马飞雁一块儿去，就说这是政治任务，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，没有任何借口。

刘向东和王文勃是一条线上的，合穿一条裤子，一个鼻孔出气，看王文勃不去，刘向东也拿起了腔，打着退堂鼓说，今天家里有事，哪儿也去不了，雷打不动。

潘正秋知道他存心捣蛋，绷着脸说：“有啥事儿？啥事也得给接人让步。”

刘向东鬼笑一下，神秘兮兮地说：“啥事？天知地知我知你不知。真想知道？让我一语道破天机？不可能。天机不可泄露啊！”说罢又鬼笑一下，说，“你大局长管我家事是不是管的有点宽，越权了？就说你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，也不能管我屙屎放屁吧？家事家事。真没办法，早没事晚没事偏偏这个时候有事，真的不怨我懒驴上套屎尿多。要怨就怨你为啥这个时候找我的事。到现在我才明白‘不打勤不打懒专打不长眼’这句话的深刻内涵了。潘局长，要不要我给你解读一下？”



潘正秋心里骂道：“放你妈的狗臭屁！”强压着心中的怒火说：“哪个龟孙愿管你的破事，哪怕家里闹成鳖翻潭，我也不会插一言、问一句。局里的事儿还让人焦头烂额呢，有那闲心？我派你去接赵进科这是工作，也算是中心工作、政治任务。‘大敌当前’，你得把私事先放在一边，等把赵进科接回来再办你的私事也不迟。在公与私发生冲突时，私要给公让路，退避三舍。最可恨的就是私字当头，私心杂念重的人。”

潘正秋的话不客气，而且含沙射影地在骂人，刘向东一听不愿意了，牛蛋般的眼睛直视着潘正秋，不依不饶地说：“谁的家事龟孙管？谁家是鳖翻潭？对我有意见直说，何必变着法儿骂人！我说你是龟孙，你家是一窝鳖！老鳖嫩鳖公鳖母鳖，鳖孙鳖爹鳖老爷，都是鳖。是你把赵进科整走了，弄了一屁股屎，现在让我们这帮人给你擦屁股，想的也太美了。自己的孩子自己抱走，自己去擦吧！”

刘向东说罢，哼着小曲，一步三摇，“花枝乱颤”地走了，气得潘正秋在他身后翻白眼、喘粗气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看潘正秋没台阶下了，马飞雁眼明手快地上来给潘正秋宽心说：“算了算了，别劳他们大驾了。河里不缺鳖，离了他们难道事儿办不成了？他们不去我去。不就是接人嘛，有啥了不起的，又不是让去杀人放火！大不了今天不去，等你身体恢复了再去。赵进科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。”

周爽爽也看不下去了，趁机说：“都什么鸟人！养兵千日用兵一时，正用他们的时候却拿起了腔，真不够意思。那吧，潘局长，你也别作难，我陪飞雁处长一块儿去。不就是接人嘛，有啥大不了的，也不是上刀山下火海。赵进科是人又不是神，有我们俩美女还怕把赵进科绑不回来？他若故意刁难，我们就五花大绑他。嘿嘿！”

其实，周爽爽不想凑热闹，她早在电话中联系过了赵进科，祝他官复原职，准备给赵进科接风洗尘。她的心已把赵进科接回来了，人去不去无所谓。现在，看王文勃、刘向东都不捧潘正秋的场，玩潘正秋的难堪，都不愿去接赵进科，一时来气，就毛遂自荐。心想，你们跟潘正秋过不去，为何拿赵进科当挡箭牌，赵进科跟你们有啥仇？招谁惹谁了？你们不去姑奶奶我去。

一看周爽爽主动请缨，潘正秋心里才好受些。关键时刻有人站出来，他感到很有面子。他知道让赵进科停职检查、马飞雁到综合处当代理处长，周爽爽面和心不和，没少跟他闹别扭。现在周爽爽表现出友好来，还是让人有点感动。关键时刻伸出友谊手，危难之际见真情啊！于是就点头同意了，微笑着说：“好，好好，好！你去，你和飞雁处长一块儿去！”

没有局领导亲自迎接虽说有点不够隆重、不够档次、不够风光，但是，周爽爽亲自去，赵进科不会不给面子的。赵进科和周爽爽一个处长一个副处长，是上下级的一般关系，人们一传言两人有一腿，关系就不一般了。正是这种不一般，会让赵进科没有退路，乖乖地跟着周爽爽回局的。



果然如此，马飞雁和周爽爽一到省委党校，说是来接赵进科回家的。赵进科犹豫了片刻，卷起铺盖，拿上行李就上了车。当然，一见面，马飞雁一再解释说潘正秋本来亲自来的，可他病了，现在正躺在医院里挨针咧，其他局长不是公事就是私事，脱不开身，请赵进科赵大处长多理解多谅解多担待多包涵。周爽爽也敲着边鼓说，她和马飞雁是潘正秋特意派来担当接人这一政治任务的，潘正秋交代说只能成功不能失败，就是两个美女抬也要把敬爱的赵处长给抬回局里。还学着网上语言，开着玩笑说：“赵处长，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。”两人你一言我一语，说得赵进科无言以对。

赵进科是想拿捏拿捏、为难为难潘正秋，让他知道，赵进科不是那么好欺负的。送神容易，请神可就难了。但转念一想，命运厚爱自己，傻子头上有了青天，因祸得福，要身在福中知福惜福。有贵人保佑，众人皆知，潘正秋不敢再小看了，更不敢给小鞋穿，对于一个想改过自新、重新做人的人，你对他要派，他给你初一你还他十五，一报还一报，以牙还牙，有我无你，我活你死，就有失自己的君子风度，也显得自己政治上的不成熟。砍头不过碗大的疤！大人不记小人过，得饶人处且饶人嘛。大言稀声、大象无形、大巧若拙、大直若屈、大勇若怯、大智若愚、大肚能容，才显英雄本色。是英雄就要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、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”。如今，你也算是个“发达”之“官场达人”，跟潘正秋一般见识，也显得自己太一般。一般不计较，计较不一般才行。再说，自己再风光，回到局里还要在潘正秋手下干事。如果关系搞得太僵，潘正秋不会束手待毙的。狗急跳墙，兔子急了还咬人呢，何况是个大活人？你太那个，潘正秋他会鱼死网破地动用手中的权力，软硬并用，让你不得好过，甚至生不如死。如果现在放潘正秋一马，算是送给潘正秋一个天大的人情，潘正秋会对你感恩戴德的。

思前想后，权衡利弊，赵进科决定趋利避害，不计前嫌，将过去的恩恩怨怨随风而过、一笔勾销，过了就让它过了。因此，没为难两位美女，还欣欣然喜洋洋地说：“我赵进科何德何能，既不是大款，又不是大腕，更不是大官，顶多算你们的一个大哥，何必兴师动众，劳两位美女大老远地屈驾而来？我本打算坐班车回的，没想到你们来了。嘿嘿，既然来了，不坐你们的车就是不给你们面子，回去你们也不好交差。唉，谁让我怜香惜玉、爱江山更爱美人呢。”

马飞雁开玩笑说：“别逞能装英雄了。救人大英雄，英雄难过美人关咧。我和周爽爽还不算人老珠黄吧，赵大处长？”

周爽爽插话说：“什么赵大处长赵大处长，太外气太庸俗太政治，我们还是叫他处男吧，处男处男，叫着顺口听着悦耳。”说罢，望一眼赵进科，补一句，“同意不同意，处男先生？”

赵进科拧一下周爽爽的鼻子，拉长声调说：“贫嘴！叫吧，我的三小姐，可别忘了咱们过去立的君子协定哟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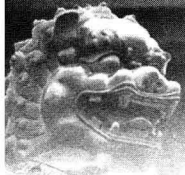
当初，赵进科跟杨漾离婚后，成了“老赵今年三十五，衣裳烂了没人补。饱一人全家不饥，搂住枕头相思苦”的孤家寡人。处里的美女们看着他可怜，同情他，也常把他当成活宝，拿他寻开心，和他开玩笑，让他开心解闷。人们喜欢心灵独舞，人类的最大通病是孤独。人活到一定年纪这种孤独感就产生了。或许因为你老了，其他人嫌你老不死，不愿搭理你；或许因为你是与社会格格不入的“另类”，寻找不到自己的“圈子”；或许因为看破了红尘，洞穿了人心，感到一切都没意思而产生的思想孤独、内心孤独。人类的孤独，多是心灵的孤独。有的人孤独成了一种恐惧。《百年孤独》与《一句顶一万句》两部小说揭示了同一个主题。孤独的人总想没话找话、没事找事地来摆脱孤独。正所谓，孤独是一个人的狂欢，狂欢是一群人的孤独。

当时，赵进科是综合处的副处长，主持工作。处里的马飞雁、章小雅、周爽爽、安佳琪几个女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别名，叫“处男”。处男一语双关，既指他尚未再婚，又指他的官职。赵进科正为离婚的事闹心，没心情开玩笑，对美女们哪壶不开拎哪壶的好心当成了驴肝肺，狗咬吕洞宾似的板着脸说，谁再叫他处男，他就拿他的处男之处换女人之处，算是君子协定。四个女人，除了安佳琪没结婚，其他三人都是“孩儿他妈”了，还怕处不处的？所以，一个劲儿地叫他处男处男。赵进科拿她们没办法，只好叹叹气把头摇，默认了，苦笑着说：“你们这些女魔头，简直活吃人，真拿你们没办法，没办法啊。”说着还摇着头。

马飞雁和周爽爽的“处女时代”早已不再，现在有的只是“处女情结”，而且两人都有预谋地上过赵进科的床，处不处，处里有多少水，赵进科早知其深浅了，“君子协定”成了一纸空文。赵进科话音一落，两个女人一台戏地一唱一和反攻起赵进科来。周爽爽连竹炮似的叫着“处男处男处男”，与赵进科唇枪舌剑，马飞雁将纤纤玉指在嘴上哈哈气然后伸向赵进科的胳肢窝，挑逗他的痒痒肉。一拳难抵二掌，赵进科招架不住，只好举手投降，俯首称臣，口称姑奶奶万岁，两个姑奶奶才饶了他的小命。

就这样，赵进科在两个美女的“挟持”下，春风得意马蹄疾地“归去来兮”。当然，嬉闹只是打破路上沉闷气氛的点缀，适可而止。一路上，马飞雁和周爽爽不停嘴地问赵进科关于党校生活的种种，赵进科热心地一问一答。问到不知处，他没有作一问三不知尴尬状，先是微微一笑，大有“小孩儿没娘说来话长”卖关子、抖包袱之慢条斯理沉思状，然后如同虚构小说一样天南地北地瞎编乱造起来。好在，两位美女没到党校进过修，不知神秘的面纱背后藏着什么鸟儿，只信以为真地不停点头，顺带瞪着大眼张着大嘴学着年轻人“哇噻”两下，用自己的孤陋寡闻与好奇神往来衬托赵进科的见多识广、阅历丰富、思想不凡，也为活跃一下路上的气氛。

当然，并非赵进科都集中精力来对付两美女没话找话的“好奇”之问，偶尔也心不在焉地心花怒放与心驰神往、想入非非一回。潘正秋那辆奥迪小轿车



进 退

在柏油路上风驰电掣，路边的树在赵进科的眼里像箭一样像后隐退，牵出赵进科万千思绪。几个月前，同样在车上，看到同样向后隐退的树，触景生情，赵进科失落、孤独、无望，觉得自己就是那路边的树，被政治的车轮甩向身后。被停职检查，而且让位给马飞雁，虽说她只是代，那代却只是个形式。奶酪被潘正秋巧妙地动了，作为他手下的一个处长，只能是哑巴吃黄连。那时，赵进科看到党校，就像见到了监狱一般，走向党校就如同走在黄泉路上，无地自容，无路可逃，真有一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之感。

现如今，睹物思人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同样是路，同样是树，同样是党校，此时的感觉不同。人常常以物喜以己悲。要不，怎么说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是一种境界呢？爱屋及乌、睹物思人，是常有的事。用哲学家的观点说，树还是那树，树未动，动的是小车。校舍还是那校舍，校舍没变，变的是赵进科的感觉。就像一首歌里所唱到的那样，“山还是那座山，河还那条河”。我赵进科这棵树还是这棵树，而且是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的这棵树。我赵进科不是又回来了吗？人生真是此一时彼一时，谁又能肯定地说一时的失利是永远的失败？韩信忍胯下之辱，终成淮阴侯。越王勾践卧薪尝胆，终究三千越甲吞掉吴。孙膑装疯卖傻，终成一番事业。司马迁忍辱负重，终成就了史家之绝唱的《史记》。耐得寂寞与孤独，甘于吃亏与受罪，方可成大气候。想到这儿，心花怒放的赵进科心驰神往起来：这一回，就不再是昨天的赵进科了！回首望望渐去渐远的党校，一种感激之情油然而生。真的得感谢组织感谢党感谢党校，要不是来党校，也不会遇见叶家母女，也不会有他的今天。也真得感谢潘正秋，要不是潘正秋把他打入冷宫，也没有今天。为什么有人说“把微笑送给你打击最大的人”呢！对手，或者说，敌人，让你坚强，让你强大，让你永生。石头下的种子为啥绕个弯也要拱出地皮？生的欲望与生的压力，才让它强大。人就是一粒种子，也要活着。要活着，就要与各种压迫你的力量作斗争。这是人的本性使然。人生在世，山不转水转，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，有时真的难定论。

小车的 DV 上放着老电影《闪闪的红星》，坐在副驾驶位儿上的赵进科瞥一眼画面，画面上胡汉三正得意洋洋、吹胡子瞪眼睛地对老百姓施威，说：“我胡汉三又回来了！”看着那龇牙嘴的胡汉三，赵进科不由得笑了，心想，此时的我赵进科不就是那电影中的胡汉三吗？是，是现代版的胡汉三。面对全局人员，也可以扬眉吐气地说“我胡汉三又回来了”，也可以像花儿乐队唱的《喜唻唻》那样“请你拿了我的给我送回来；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；欠了我的给我补回来；偷了我的给我交出来”。但，转念一想，觉得胡汉三与他不可同日而语。胡汉三是什么玩意？是欺压百姓的地主恶霸，是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、让潘冬子砍他千刀也不解恨的大坏蛋，跟《白毛女》里的黄世仁、《半夜鸡叫》里的周扒皮一样的坏，坏得头顶上长疮脚底上流脓。我赵进科怎么跟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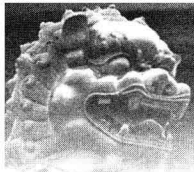


一样？天差地别地差着呢！我赵进科是党培养多年的干部，在江河市也算得上一个响当当的正处级干部，拿赵本山的话说，“括号，相当于县长级干部”，对老百姓有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。革命本色让我必须情为民所系，权为民所用，怎能作威作福？说“我胡汉三回来了”只能对潘正秋说，对马飞雁说，对那些对自己落井下石的人说。他们是我走麦城的始作俑者、罪魁祸首。但是，他们是小人得志，老子大人有大量不跟他们计较，小肚鸡肠的人会有什么大作为？想一想，赵进科觉得自己是慈悲为怀、普度众生的活菩萨了。

高速路旁的树箭一般向后飞逝，如过眼云烟。赵进科眼望窗外，浮想联翩。忽然，他感到眼前一片模糊，仿佛观世音菩萨驾祥云而至，那慈眉善目，那座下的莲花，在他的眼前活灵活现。他眨眨眼，菩萨又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他忽然想到了曾读过的作家黄孝阳的长篇小说《人间世》中关于荷的一段描写，不由得在脑海里回味着：“因为南边刮来的风，水面宛若轻轻晃动的摇篮。摇篮里，有数枝自淤泥中濯清涟而出的莲花。它们是脸庞娇嫩沉睡着的孩子。当风大了，它们醒过来，望着世间万物快活地笑。这是神圣不灭之物，昂首挺展，既艳且鲜。其根如玉，其茎虚空，其叶如碧，其丝如缕。三界众生，以淫欲而托生；净土圣人，以莲花而化身。如我是者，只能跪伏于莲花台下，求那结跏趺坐于莲花上的观音菩萨，饶恕我行下的罪，犯过的错。”人是否都是淫欲人生？都是无家可归的孩子？只有修成正果的菩萨才有家？那莲花就是菩萨的小屋？赵进科拷问着自己的灵魂。我的灵魂将归向何处？

想到荷，赵进科又想到了学过的周敦颐的《爱莲说》与朱自清的《荷塘月色》，眼前浮现出那“田田的叶子”与“醉人的绿”。的确，荷花在古今印象中没有什么“官衔”，不如梅、兰、竹、菊称为“四君子”，不如松、竹、梅称为“岁寒三友”，不如牡丹称为“国色天香”。荷花只是一介平民百姓。然而，荷花“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”，节节向上，努力撑起一片片绿色的华盖，承接阳光，承接雨露，展示执著的追求与高洁的志向，并向世人捧出洁白如玉的花心与清冽甘甜的果实，最终赢得了生命的辉煌。我赵进科能否像荷一样呢？

在省委党校期间，赵进科曾不止一次地回家。每次回都是匆匆忙忙，跟打仗似的，见上晓晓一面，住一晚上，就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党校。真是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。若用一个字概括那时的状态与心情，“溜”字最恰如其分。溜即溜之大吉，悄然无声，偷偷摸摸，怕人发现。溜了之后虽然大吉大利，溜之乎也后，却也有狼狈的味道。仿佛自己在苟活于世，苟且偷安。同样是回，现在是衣锦还乡，喜不自禁，趾高气扬。过去的回是被逼，逼上梁山，山穷水复，复杂情绪纠结，在党校待得枯燥乏味了，回家吸口新鲜空气；现在的回是被请，盛情难却，却之不恭，恭敬不如从命。虽都有归心似箭之情，却归与归不同。昨之归是赎罪之旅中的一个个顿号，是人生苦海中的一朵朵浪花。今之归是为不堪回首的过去画上的一个句号，是仕途上一束光彩夺目的花环与明



灯，将福祉未来，官运亨通。

赵进科反思着这一去一来的党校生涯，颇多感慨。人生自有定数，命里有八升难得一满斗，仿佛一切由天而定，受命运支配。是故，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？有福之人不用忙，无福之人跑断肠。纵然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变故与变数多多，时常被命运捉弄，到头来只是命运给你开的一个个玩笑。该是你的别人夺不走，不是你的强求不来。官场上风云际会，变化莫测，在变数与定数的更迭中，演绎着惊心动魄的官场故事。人生犹如上面摆满了杯具的桌子，看上去都是杯具（悲剧）。官场也不过是如人生之桌一样，是人生的另一个大舞台，生旦净末丑，苦辣酸甜辛，百人百性，五味杂陈，到头来人人都是一个演员、表演家。党校进修就是自己官场独幕剧中的一出戏。人生的戏没有剧本，或者说，自己的一言一行，一举一动就在无字剧本中写好了的，是喜剧还是悲剧，顺其自然，凭着感觉走。这样，或许才能潇洒地走一回。我赵进科能潇洒地走下去吗？

2

赵进科正思绪飞扬着，车到了江河市。

赵进科本想回单位的，但一想，拎着大包小包不雅观，更怕人们讥笑他太积极了。落后没得够，积极有目的嘛！“才回来就上班，真是一心扑在工作上，以单位为家啊！”“是不是抓紧回来当你的处长？”赵进科的耳边，莫名其妙地响着这熟悉又陌生的声音。

车到了市政府门口，他看了看大门前“江河市人民政府”那几个肃穆的黑色大字和门卫那凶神恶煞般的脸，又看看腕上的表，已近中午了，机关快下班了，他已和晓晓约好，中午晓晓要给他接风洗尘，庆贺他“打马归来”。在司机出示进门证的一刹那，赵进科忽然改变了主意，口气硬硬地说：“不回单位了，送我回家。”

司机望一眼马飞雁，然后慢慢地打着方向盘，调转头，送赵进科回他的家。

与杨漾离婚后，杨漾是净身出户，浪漫得如徐志摩笔下的《再别康桥》，“悄悄的我走了，正如我悄悄的来；我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”那时，是杨漾死活要与赵进科打离婚，所以，走得义无反顾，走得干净利落。人的一生都在出走，出走是为了归宿。家是最好的归宿。

赵进科失去了人生的另一半，但不能没有家。“我想有个家，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。”这不仅仅是潘美辰的歌，这也是多少人内心的呐喊啊。有房屋是家，有老婆孩子是家，没有了这些，至少应该有个心灵家园。人们所呐喊的家